

## 漢語音韻史上有待解決的問題

丁邦新

香港科技大學

漢語音韻史的研究有兩條主線：一條是繼承傳統語文學的研究，把古文獻中有關漢語語音的資料整理分析，用現代語言學的眼光加以詮釋，賦予新的意義。另一條是調查漢語方言，整理方言的語音系統，用歷史語言學的方法擬測古音。研究者試著把這兩條線交匯起來，找出音韻史上若干演變的點。到目前為止，第一條主線的成績相當可觀，第二條主線的研究還有待加強。至於追尋兩條線之交匯點，則有的成功，有的難以成立，還有很長遠的路要走。

### 1. 漢語音韻史研究方法論

1995年同時有兩篇文章討論到漢語音韻史研究的方法論。一篇是 Jerry Norman (羅杰瑞) 和 South Coblin (柯蔚南) (1995) 合作的文章：A New Approach to Chinese Historical Linguistics。一篇是我寫的〈重建漢語中古音系的一些想法〉(丁 1995)。這兩篇文章都認為現在大家所採取的研究法有些缺陷，應該改弦更張，但是意見並不相同。我想有必要在此略為介紹這兩篇文章的大意。

Norman 和 Coblin 兩位提出以下四點：一、《切韻》並不代表任何時代任何地點的一個活方言，根據《切韻》所擬的中古音因此不是一個語言，既無音韻結構，亦無詞匯文法可言。二、毫無根據說《韻鏡》代表唐代的長安話。三、唐代的長安話未必是一個舉國奉行的官

話 (koine)，尤其不能說這種長安話漸漸取代了唐以前的多種方言。四、不能說閩語以外的各種方言都從《切韻》來，因為《切韻》不是一個真實的語言，而是傳統音韻注釋的記錄。結論是我們需要從一個新的角度出發，試從方言的比較做起，必須結合傳統的比較方法和歷史文獻來研究，在兩者之間取得一個平衡點。所謂方言的比較應離開「字」的比較，從詞匯著手，並注意文法，因此需要一個方言的分類。根據分類才能了解各大方言區的內涵，然後再在同一個大方言區裡做次方言的比較，從而釐清漢語的歷史演變。

我 (1995) 的文章基本上也說《切韻》不是一個活方言，不能擬測為一個單一的音系，而是南北兩個方言的融合，一個是北方的鄴下音系，一個是南方的金陵音系。《切韻》序中記錄參與討論的九個人可以彼此溝通，主要討論的是字與字可不可以押韻的關係，其次才是聲類的問題。但可以押韻並不代表讀音相同，所以我們沒有理由給《切韻》擬測單一的音系。而傳統的音注最早的到東漢，他們討論的讀書音涵蓋東漢到晉，西漢及以前根本沒有資料，無從談起。我認為現代方言除閩語白話音外應分兩組，一組從鄴下音系演變而來，另一組從金陵音系演變而來。

回頭來看這兩篇文章，主要的不同點有二：第一、我認為《切韻》可以分別擬測南北兩大方言音系，Norman 和 Coblin 兩位沒有這個看法。第二、他們覺得研究應從方言詞匯比較著手，而我根本沒有提起。現在來檢討一下。

我以為《切韻》既是為押韻而作的韻書，自然離不開字音，不提詞匯文法毋寧是自然的事。如果它的音系是由兩個大方言拼湊而成，加上五家韻書韻類的區別，我們可以設法還原。首先把不大常見的讀書才用得到的字放在一邊，然後把南北有差異的地方分開，再根據現代方言加上《切韻》的區別擬測南北兩個方言的音系。近年來梅祖麟 (1995, 1999) 文章中屢屢提到的古江南方言、江東方言就是我所說的

《切韻》的金陵音系。

根據《切韻》及方言擬測當時的兩個音系固然是讀書音，但當時的讀書音與白話音相信距離還不是太遠。《切韻》成書後八年，隋煬帝 609 年才開始設置明經、進士兩科，大量的文白之異是科舉盛行以後讀書音跟方言不相合才產生的現象。所以到現在方言之中以閩語的文白距離最大，官話系統文白的差異非常有限。《切韻》序中提到的九個人既然可以討論押韻問題，而從顏之推的〈音辭篇〉看來，幾乎沒有提到文白之異，可見當時說話讀書是很相近的，可能跟大多數的官話方言類似。鄴下和金陵兩個音系如果擬測完成，代表的應是當時實際的口語。

Norman 和 Coblin 兩位認為方言研究應該從詞匯的比較著手，我以為如果沒有《切韻》，如果文白讀音差異極大，那當然要從詞匯的比較開始。現在既然可以從《切韻》的間架和方言的字音擬測當時的兩大音系，而且文白的區別又不是那麼顯著，那麼，從字音入手和從詞匯入手得到的結果相信不會有很大的差別。反而，從詞匯入手的方法會有一點局限和偏差。以下分從三方面來說：

### 第一、詞匯和字音沒有差別

我們用今天的方言來說明這個現象，資料的來源是北大的《漢語方言詞匯》和《漢語方音字匯》。用數目字 1357 表示陰調，2468 表示陽調，0 表示輕聲。有些不分陰陽調的方言只用 135 表示平上去，如太原。

| 方言點 | 詞目：桃花 (1995:88)         | 字目：桃 花 (1989:179, 15) |
|-----|-------------------------|-----------------------|
| 北京  | t'au2 xuar1             | t'au2 xua1 (花兒 xuar1) |
| 濟南  | t'ɔ2 (42→45) xua0       | t'ɔ2 xua1             |
| 西安  | t'au2 xua1              | t'au2 xua1            |
| 太原  | t'au1 xua1              | t'au1 xua1            |
| 武漢  | t'au2 (213→21) xua1     | t'au2 xua1            |
| 成都  | t'au2 xua1              | t'au2 xua1            |
| 合肥  | t'ɔ2 xua1 (212→21)      | t'ɔ2 xua1             |
| 揚州  | t'ɔ2 xua1               | t'ɔ2 xua1             |
| 蘇州  | dæ2 (24→22) ho0         | dæ2 ho1               |
| 溫州  | dɜ2 (31→21) ho1 (44→33) | dɜ2 ho1               |
| 長沙  | tau2 fa1                | tau2 fa1              |
| 雙峰  | dɤ2 xo1                 | dɤ2 xo1               |
| 南昌  | t'au2 fa1               | t'au2 fa1             |
| 梅縣  | t'au2 fa1               | t'au2 fa1             |
| 廣州  | t'ou2 fa1 (53→55)       | t'ou2 fa1             |
| 陽江  | t'ou2 fa1               | t'ou2 fa1             |
| 廈門  | t'o2 (24→33) hue1       | t'o2 hue1             |
| 潮州  | t'o2 (55→213) hue1      | t'o2 hue1             |
| 福州  | t'ɔ2 (52→44) ua1 (x-)   | t'ɔ2 xua1             |
| 建甌  | t'au5 xua1              | t'au5 xua1            |

除去變調以外，詞目的「桃花」就等於字目的「桃」加「花」，二十二個方言點無一例外。方言的擬測對變調的利用（丁 1982, 1984；何 1984），這裡可以暫時不談。個別詞匯等於相關字音的總和，從字音入手和從詞匯入手在某些情形下得到的結果是一樣的，所以說沒有差別。

## 第二、從詞匯入手的局限

從詞匯入手的比較研究有時可能只能作大方言之中次方言或小方言的比較，無法拿來比較大方言，當然不容易談到擬測古音。因為詞匯之間的差別太大了，難以找到可以比較的共同詞匯。再以現代方言為例，請看以下的例子。

|     |                   |     |  |
|-----|-------------------|-----|--|
| 方言點 | 詞目 <sup>1</sup> ： | 螳螂  | t'an <sub>2</sub> lan <sub>2</sub>   |
| 北京  |                   | 刀螂  | tau <sub>1</sub> lan <sub>0</sub>  |
| 濟南  |                   | 刀螂  | tə <sub>1</sub> lan <sub>0</sub>   |
| 西安  |                   | 猴子  | xou <sub>2</sub> tsɿ <sub>0</sub>  |
| 太原  |                   | 扁担婆 | pie <sub>3</sub> tã <sub>5</sub> p'ɣ <sub>1</sub> , pã <sub>3</sub> tã <sub>5</sub> p'ɣ <sub>1</sub>     |
| 武漢  |                   | 休子  | ɕiou <sub>1</sub> tsɿ <sub>0</sub>   |
| 成都  |                   | 孫猴子 | sən <sub>1</sub> xəu <sub>2</sub> tsɿ <sub>0</sub>   |
| 合肥  |                   | 刀螂  | tə <sub>1</sub> lã <sub>0</sub>  |
| 揚州  |                   | 刀螂子 | tə <sub>1</sub> lan <sub>0</sub> tse <sub>0</sub>  |
| 蘇州  |                   | 螳螂  | dəŋ <sub>2</sub> ləŋ <sub>2</sub>  |
| 溫州  |                   | 剪裾娘 | tɕi <sub>3</sub> tɕy <sub>1</sub> ŋi <sub>2</sub> , tɕi <sub>3</sub> tɕ'iou <sub>1</sub> ŋi <sub>2</sub> |
| 長沙  |                   | 禾老蟲 | o <sub>2</sub> lau <sub>3</sub> tsən <sub>2</sub>  |
| 雙峰  |                   | 禾老蟲 | əu <sub>2</sub> lɤ <sub>3</sub> dan <sub>2</sub>   |
| 南昌  |                   | 螳螂  | t'ɔŋ <sub>2</sub> lɔŋ <sub>3</sub>   |
| 梅縣  |                   | 螳螂  | t'ɔŋ <sub>2</sub> lɔŋ <sub>2</sub> ɛ <sub>3</sub>  |
| 廣州  |                   | 馬狂螂 | ma <sub>4</sub> k'ɔŋ <sub>2</sub> lɔŋ <sub>2</sub>   |
| 陽江  |                   | 馬騮狂 | ma <sub>3</sub> ləu <sub>2</sub> k'ɔŋ <sub>2</sub>   |
| 廈門  |                   | 草猴  | ts'au <sub>3</sub> kau <sub>2</sub>  |

<sup>1</sup> 因為跟主要的討論不相干，資料裡省略了變調。

|    |     |        |          |
|----|-----|--------|----------|
| 潮州 | 草猴  | ts'au3 | kau2     |
| 福州 | 草蝨哥 | ts'au3 | maŋ3 ko1 |
| 建甌 | 蘆螞  | su5    | ma3      |

我們可以看到方言大體的區分，大概官話區的是「刀螂」，吳、贛、客家是「螳螂」，湘語是「禾老蟲」，閩南、潮州是「草猴」。其他詞匯的情形更是各式各樣，頂多在一個大方言區裡作比較，給次方言分類，研究彼此的親疏關係。顯然不可能藉詞匯的比較作古音的擬測。

### 第三、從詞匯入手可能產生的偏差

如果只看詞匯，不參考《切韻》的字音，有時可能產生偏差。例如：

| 方言點 | 詞目： | 痣     |      |             |
|-----|-----|-------|------|-------------|
| 北京  | 瘡子  | u5    | tsɿ0 |             |
| 濟南  | 瘡子  | u5    | tsɿ1 |             |
| 西安  | 蠶子  | iæ3   | tsɿ0 |             |
| 太原  | 黑蠶  | xəʔ7  | ie3  | 紅蠶 xuj1 ie3 |
| 武漢  | 痣   | tsɿ5  |      |             |
| 成都  | 痣   | tsɿ5  |      |             |
| 合肥  | 痣   | tɕɿ5  |      |             |
| 揚州  | 痣   | tsɿ5  |      |             |
| 蘇州  | 痣   | ts'ɿ5 |      |             |
| 溫州  | 痣   | tsɿ5  |      |             |
| 長沙  | 痣   | tsɿ5  |      |             |

|    |   |       |
|----|---|-------|
| 雙峰 | 痣 | tsɿ5  |
| 南昌 | 痣 | tsɿ5  |
| 梅縣 | 痣 | tsɿ5  |
| 廣州 | 痣 | tʃi5  |
| 陽江 | 痣 | tʃi5  |
| 廈門 | 痣 | ki5   |
| 潮州 | 痣 | ki5   |
| 福州 | 痣 | tsei5 |
| 建甌 | 痣 | tsi5  |

「痣」在廈門、潮州讀「ki5」，如果只看這個資料，可能會懷疑「痣」為何有這個讀法？會不會就是「胎記」的「記」？但是如果知道《切韻》照三系聲母的字在閩南有一類讀舌根聲母，如廈門：枝 ki1、齒 k'i3、柿 k'i6，那麼就不會產生懷疑。

總之，對傳統字音的重視有它的道理，即使純從詞匯入手，一方面可能跟字音的研究並無二致，另一方面可能有它的局限，並發生不必要的偏差。因此，我認為傳統字音和方言詞匯的研究可以並行不悖，不能完全揚棄《切韻》的功用。換句話說，不能完全離開「字」的比較。<sup>2</sup>

<sup>2</sup> 從另一方面來說，詞匯研究也是不可缺少的。梅祖麟兄指出：「(1) 蘇州話「豬」一般說 tsɿ，如「豬、豬肝、豬肉、公豬」，只有「豬油」的「豬」說 tsɿ。(2) 上海話「虛心、虛實」，虛字單說都說 xy，只有 hɛ tsonɡ「虛腫」一詞中的「虛」字說 hɛ，（拙著〈方言本字研究的兩種方法〉）。」可見詞匯的研究要結合字音，一個字不同的讀法可能顯示方言的層次。以上梅兄的話引自他給我的通信，在此致謝。

## 2. 中古三等韻的來源

《切韻》中的三等韻特別多，佔全部韻數的 49%。對這個現象有許多解釋，早年 Pulleyblank (1962) 認為三等韻是從長元音來的；後來 (1973) 大體認為一二四等韻和三等韻來自不同的音節，三等韻是從有降調重音的音節來的。Bodman (1980) 認為有兩種 -j-，一早一晚。鄭張尚芳 (1987) 和 Pulleyblank 相反，認為是從短元音來的，Starostin (1989) 也有相同的意見。Norman (1994) 則將上古漢語的音節分為三種，認為三等韻是最自然的普通音節顎化的結果。只有柯蔚南 (Coblin 1986) 和龔煌城 (1995) 認為三等韻的 -j- 是原始漢藏語就有的，龔煌城的最主要的證據就是西夏語顯然保存了原始漢藏語的介音 -j-。對於西夏語的證據別人不研究的難以置喙，所以，我想從漢語本身的材料，檢看一下這幾個說法哪一個更接近事實。

設想上古若有長短元音的區別，這在音韻層次是一個很基本的差異，那麼在《詩經》押韻裡多少應該透露一點消息。如果有不同的音節，可不可以一起押韻呢？我想檢看一下《詩經》的韻例，看看三等韻字在押韻的行為上有沒有特殊的地方。如果三等韻字自成一類，和一二四等字不同，那麼有可能是從某一類音演變而來的，或為長音或為短音，反正與一二四等字是不同的兩類音，或者是不同的音節；如果三等字總跟一二四等字混在一起押韻，那麼就沒有理由相信有長短音的區別，可能也沒有兩種音高不同的音節，反而可以推論三等韻有某種介音，它跟一二四等字押韻是因為主要元音相同。

《詩經》的韻例因研究者的不同而有認定的差異，但是用整體的韻字來統計，幾處個別性的差異就無關宏旨了。現在根據陸志韋 (1948) 的《詩韻譜》，參照王力 (1980) 的《詩經韻讀》加以統計，以下便是統計的結果。



《詩經》韻組押韻情形統計表

| 等第   | 三字以下韻組數 | 四字以上韻組數 |
|------|---------|---------|
| 一    | 115     | 6       |
| 二    | 3       | 0       |
| 三    | 431     | 49      |
| 四    | 27      | 1       |
| 一二   | 28      | 6       |
| 一三   | 405     | 218     |
| 一四   | 3       | 0       |
| 二三   | 92      | 23      |
| 二四   | 5       | 0       |
| 三四   | 86      | 45      |
| 一二三  | 29      | 83      |
| 一二四  | 1       | 0       |
| 一三四  | 2       | 4       |
| 二三四  | 8       | 14      |
| 一二三四 | 0       | 1       |

在討論統計結果之前，關於資料本身有幾點要說明：

一、所謂「韻組」就是一首詩中連續押韻的一組韻字。因為至少兩個韻字才能成爲一個韻組，很容易找到兩個音韻極接近的字，所以如果兩個韻字同一等第並不奇怪。三個韻字還有偶然的可能，四個韻字音韻都很接近，雖不排除偶然的可能，一般說來應該反映詩人的語感。因此我把三字以下和四字以上的韻組分開計算。

二、有的詩共有四個韻字，但其中一個是明顯的重複，就看成是三字韻組。例如〈召南·江有汜〉：「江有汜，之子歸，不我以。不我以，其後也悔。」三四兩句只是完全重複的詩句，「汜、以、以、

悔」四字押韻，但只當做三字韻組看待。

三、有的韻組在前後兩章詩中重複出現，這是《詩經》中常見的現象，就只記錄一次。例如：〈王風·揚之水〉：「揚之水，不流束薪；彼其之子，不與我戍申，懷哉懷哉！曷月予還歸哉？揚之水，不流束楚；彼其之子，不與我戍甫，懷哉懷哉！曷月予還歸哉？揚之水，不流束蒲；彼其之子，不與我戍許，懷哉懷哉！曷月予還歸哉？」三章的最後兩句完全相同，「懷歸」兩字押韻，只算一次，不重複記數。

四、有少數詩篇陸志韋、王力兩位對韻字的看法不同，就參酌決定，不一一詳細標明。幸好這樣的地方不多，不致影響統計的結果。

現在來看表上數字代表的意義：

一、三字以下韻組中，三等字單獨押韻的相當多，有 431 見，但是把一三、二三、三四、一二三、一三四、二三四等六種三等字跟一、二、四等字押韻的韻組加起來共有 622 條。可見三等跟本身押韻的要比跟一、二、四等押韻的為少。

二、如果看四字以上的韻組，比數就更加懸殊。三等字單押的有 49 見，但跟一、二、四等字相押的就達到 388 見。可見比較長的詩，韻字比較多的，混押的比數也就增加。

三、一、二、四等分別單押的比數也不高，四字以上的韻組尤其少。

根據這些現象得到以下的幾個推論：第一、三等字在《詩經》裡押韻的行為並沒有單獨成爲一類的傾向，總是跟一等，二等或四等的字一起押韻。第二、一、三兩等字在一起押韻的特別多，不像有長短音的不同，也不像有音節的不同。第三、二、四等字單獨押韻的特別少，因爲本來屬於二等、四等韻的字就少。這跟字本身有沒有在適合的詞匯出現，以及有沒有詩意、能不能入韻都有關。第四、二等字既可以和一等字押韻，又可以和三、四等字押韻，一二三等字一起押韻

的例子也不少。

除了《詩經》韻字以外，諧聲字的行為本來也可以觀察，但諧聲字同時要求聲母相近，不像詩韻可以有廣泛的選擇，所以沒有作詳細的分析。就一般的現象來說，一、三等字同屬一個諧聲聲符的例子比比皆是，不遑枚舉。

回頭來看各家的理論，無論認為三等字是從短元音或長元音演變而來，在《詩經》韻和諧聲字裡，都沒有清楚的證據。《詩經》韻裡或可因為歌唱的關係使長短元音混押，但諧聲字裡的長短元音不可能相混。如果認為三等字是跟一二四等不同的一種音節，看起來這兩種音節既可以互相押韻也可以自由諧聲，不像是不同的音節。最可能的解釋就是押韻的一、三等字主要元音相同，而三等字多一個三等的介音，這個介音既不影響諧聲又不影響押韻。那麼漢語的證據可以支持李方桂先生的擬音，也可以支持 Coblin 和龔煌城的假設。當然，如果這些理論討論的都是《詩經》韻、諧聲字以前的遠古音系擬測，不需要在上古音中找證據的話，就要加強其他同族系語言的證據，這一點似乎做得還不夠。

以上雖然說明了三等字恐怕不是從長、短元音或某種音節演變而來，但並沒有解決根本的問題：三等字在中古音裡為什麼特多？我想最大的可能就是三等字有幾個不同的來源，除去從 -j- 的直接來源以外，其中一個來源可能從帶 -l- < -r-<sup>3</sup> 的複聲母變來，從 -l- < -r- 變 -j- 是非常自然的事。例如爭論較少的複聲母字：「筆、禁、泣、品、檢」都是三等字。上古音中還有許多問題，有些問題可以暫時留著等待將來再解決。

<sup>3</sup> 現在大致都接受來母來自於 r 的說法，什麼時候 r 變成 l 的呢？我想應該不晚於東漢，閩語從漢代分出來，各閩語方言都有 -l-。Coblin (1983:48) 認為東漢時代有帶 -l- 的複輔音。

### 3. 重紐的糾葛

重紐的問題討論了近六十年了，最近的研究似乎慢慢有了共識，主要是龔煌城 (1997) 的〈從漢藏語的比較看重紐問題〉和我 (1997) 的〈重紐的介音差異〉。龔文主要討論上古音中重紐的區別，援用漢藏語比較的例證；我則純從中古音入手，看所有相關的材料如何解釋。現在不介紹研究的歷史，<sup>4</sup> 只從重紐本身來檢討問題。重紐指在《切韻》「支、脂、真、(諄)、祭、仙、宵、侵、鹽」等韻出現的兩套唇牙喉音字。本文根據重紐在韻圖出現的等第，稱見於三等的為重紐三等，見於四等的為重紐四等，無重紐的三等韻稱為普通三等韻。以下羅列重紐的特性及可能的解釋。日本資料並不能顯示重紐的區別，在此不贅。請參看平山久雄 (1997) 及吳聖雄 (1997)。

#### 3.1 《切韻》重紐的情形

現象：重紐只在《切韻》三等韻出現。重紐三四等字不互作反切上字，但都用普通三等韻作反切上字。重紐三等字的又音是普通三等韻，而重紐四等的又音是純四等韻（齊蕭添先青）（李榮 1956:140）。八世紀末慧琳的《一切經音義》中重紐三四等字也不互作反切上字，而重紐三等字和普通三等韻來往，重紐四等和純四等字混用（謝美齡 1990:90）。

解釋：重紐三四等字不互作反切上字，又都用普通三等韻字為上字，表示同聲母的字有三種類型。它們不會是聲母的不同，因為基本

<sup>4</sup> 請參看龔 (1997)、丁 (1997)。另請參看龍宇純 (1989)，因為有好些觀念上的不同，在此不加批評。

上聲母的系聯只有一類；<sup>5</sup> 上字的問題不牽涉元音，也不會是元音和韻尾的不同；最大的可能是介音的不同，在三等韻中至少要設計三種不同的介音來解釋重紐的問題。同時重紐三等的介音接近普通三等韻，重紐四等的介音接近純四等韻，那麼我們就不得不假定普通三等韻的介音和重紐三等的接近，純四等韻的介音和重紐四等的接近。如果認為四等韻沒有介音，對這種反切上字的現象簡直沒有辦法解釋。

### 3.2 重紐的演變

現象： 重紐三、四等字從系聯來說，從《經典釋文》、《全王》、《廣韻》到《集韻》都有區別，但又不能截然分開。而在早期韻圖《韻鏡》、《七音略》裡，重紐字分列三、四等，非常清楚。

解釋： 重紐三、四等分兩類，在各個時代都有語音的根據，只是早晚期語音不同。董同龢先生 (1945) 認為重紐三等單獨為一類，重紐四等和舌齒音為一類。龍宇純 (1970) 恰恰相反，認為重紐三等和舌齒音是一類，重紐四等是單獨的一類。其實兩個說法都對，董所描寫的是早期系聯的現象，龍宇純說的是韻圖晚期的情形。<sup>6</sup>

### 3.3 重紐的音值

現象： 在梵漢對音裡，從三世紀到八世紀重紐三等字對譯梵文的 -r-，重紐四等字對譯梵文的 -y-。在高麗譯音裡，重紐唇音讀法有 p、p' 的不同；牙喉音則重紐三等有後高元音  $\omega$  或 u，重紐四等有 -i-

<sup>5</sup> 董同龢 (1952)、李榮 (1956) 系聯《全王》反切上字，雖然有的聲母一二四等上字與三等上字有別，但都認為分別屬於一類。

<sup>6</sup> 各家看法分歧的情形詳見丁邦新 (1977)，此處只舉有代表性的說法。

介音或 i 元音，但沒有後高元音。在漢越語譯音裡，重紐三等唇音字仍讀重唇，而重紐四等字則有一大部分變舌尖音。

解釋： 梵漢對音提供擬測重紐三、四等音值的線索。高麗譯音唇音部分讀法分歧跟諧聲字有關，可能跟中古音值沒有直接關聯。牙喉音重紐三等 **u** 或 **u** 大概是後來的演變。漢越語譯音最關重要，必須找出唇音變舌尖音的條件。我 (1997) 的結論是：

|         |      |
|---------|------|
| 重紐三等介音  | -rj- |
| 重紐四等介音  | -i-  |
| 普通三等韻介音 | -j-  |
| 純四等韻介音  | -i-  |

重紐三等的介音 -rj- 照顧梵漢對音，r 的發音可能接近現代英語的發音，有圓唇的成分，因此高麗譯音裡後來產生 **u** 和 **u**。重紐四等的介音 -i-，設想這個 -i- 使得唇音變舌尖音，主要參考 Ohala (1978) 的文章，他稱這種現象為唇音顎化 (palatalization of labials)。純四等韻的介音也是 -i-，跟重紐四等沒有區別，只有三、四等韻的元音不同。在漢越語譯音裡，純四等字也有讀舌尖音的，例如：並 **tin**h、茗 **zanh**、霹 **t'it**。如果不給四等字擬測一個介音 -i-，試問純四等字在漢越語裡為何也會跟重紐四等一樣從唇音變成舌尖音？普通三等韻的介音擬測為 -j-，因為施向東 (1983) 指出梵文有 -y- 的音節總是用三等字對譯。同時普通三等字可以用為重紐三四等字的反切上字，正是因為這個 -j-。一方面和重紐三等 -rj- 的第二成分一樣，另一方面也接近重紐四等的 -i-。

### 3.4 重紐的上古來源

現象： 中古的重紐具有不同的上古來源，有的來自不同的韻部，如中古的「支、真、諄」諸韻。例如：真韻的重紐三等字「彬彪貧珉」來自上古文部；而重紐四等字「賓繽頻民」卻來自真部；入聲部分完全一樣，重紐三等「筆弼密<sup>7</sup>乙」來自微部入聲，重紐四等「必邨蜜一」來自脂部入聲。有的則來自相同的韻部，如中古的「祭仙宵」諸韻。例如宵韻重紐三等的「鏹苗趨喬」和重紐四等的「颯蟀蹻翹」都來自宵部。

根據龔煌城 (1997) 的資料，漢藏語裡的同源字顯示和重紐三等對當的大體是 -r-，和重紐四等對當的不一致，大體是 -y-。

解釋： 認為在上古音中重紐三等具有 -rj- 介音的有好幾位學者，說得最清楚的是 Baxter (1992:280)。龔煌城漢藏語的材料可以大致證明有 -r-，是不是 -rj- 還不是很清楚。但上文第二部分已經從《詩經》韻和諧聲字推定三等韻的 -j- 是上古已有的，而且是古漢藏語所共有的，中古重紐三等和普通三等韻又有密切的又音關係，那麼 -rj- 的擬測應無可疑。

現在上古音和中古音兩者對重紐的解釋都指向同一個方向，重紐三等是 -rj- 無可爭論，但重紐四等我認為中古是 -i-，不是 -j-，因為漢越語裡普通三等韻的唇音字不變舌尖音，只有部分重紐四等字和純四等的字才變為舌尖音，而上古的重紐四等按李方桂先生的擬音則是從 -ji- 來的，在好幾個韻部裡也許就不需要擬測 -ji- 了。

中古音按我的意思要分為兩個音系：金陵音系和鄴下音系，現在還沒有整套的擬音，因此無法具體地說明重紐介音如何影響元音演變

<sup>7</sup> 「密」字歸部各家有異，「宓」聲在脂部。

的方向。我們知道《顏氏家訓·音辭篇》說過：「岐山當音爲奇，江南皆呼爲神祇之祇」，「岐奇」是重紐三等字，「祇」是重紐四等字，那時江南人已經不分了，而北方仍然可以分辨。

以下按李先生的系統作部分的修正，加上重紐字的 -rj-，把相關的上古音羅列出來，<sup>8</sup> 作爲本文的結束。例字取比較常見的，不一一列舉。

| 中古韻目及重紐 | 上古韻部及例字   |
|---------|---|
| 支韻重紐三等  | 歌部平聲： 陂 prjar 鉞 phrjar 皮 brjar 糜 mrjar<br>羈 krjar 奇 grjar 宜 ngrjar 犧 hrjar<br>媯 kwrjar 虧 khwrjar 危 ngwrjar 搗 hwrjar<br>上聲： 彼 prjarx 被 brjarx 靡 mrjarx<br>倚 krjarx 綺 khjarx 蟻 ngrjarx 倚 ?rjarx<br>詭 kwrjarx 跪 gwrjarx<br>去聲： 寄 krjarh 義 ngrjarh 戲 hrjarh 僞 ngwrjarh<br>微部上聲： 委 ?wrjərx 毀 hwrjərx |
| 支韻重紐四等  | 佳部平聲： 卑 pjig 陴 bjig 祇 gjig 規 kwjig 闕 khwjig<br>上聲： 俾 pjigx 婢 bjigx 弭 mjigx<br>去聲： 臂 pjigh 譬 phjigh 避 bjigh 企 khjigh<br>恚 ?wjigh 孀 hwjigh  |
| 脂韻重紐三等  | 脂部平聲： 眉 mrjid<br>上聲： 美 mrjidx<br>去聲： 祕 prjidh 郿 mrjidh<br>微部平聲： 悲 prjəd<br>去聲： 漚 phrjədh 冀 krjədh 器 khrijədh 媿 kwrjədh<br>喟 khwrjədh 匱 gwrjədh<br>之部平聲： 丕 phrjəg 邳 brjəg 龜 kwrjəg 逵 gwrjəg  |

<sup>8</sup> 屬於中古影母的字改用 ?。



|         |   |
|---------|---|
|         | 上聲：鄙 prjəgx 鄙 phrjəgx 否 brjəgx 軌 kwrjəgx  |
|         | 去聲：備 brjəgh   |
| 脂韻重紐四等  | 脂部平聲：紕 phjid 毗 bjid 伊 ?jid 葵 gwjid  |
|         | 上聲：匕 pjidx 牝 bjidx 癸 kwjidx   |
|         | 去聲：棄 khjid 季 kwjidh 悸 gwjidh  |
|         | 微部去聲：痹 pjiaədh 鼻 bjiaədh 寐 mjiaədh  |
| 真諄韻重紐三等 | 文部平聲：彬 prjən 貧 brjən 珉 mrjən 巾 krjən  |
|         | 銀 ngrjən 禿 kwrjən 困 khwrjən   |
|         | 上聲：愍 mrjən <sup>x</sup> 蟪 khrjən <sup>x</sup> 鉞 ngrjən <sup>x</sup> 窘 gwrjən <sup>x</sup>     |
|         | 去聲：僅 grjən <sup>h</sup> 懋 ngrjən <sup>h</sup>   |
| 真諄韻重紐四等 | 真部平聲：賓 pjīn 頻 bjin 民 mjīn 因 ?jin 均 kwjin  |
|         | 上聲：緊 kjin <sup>x</sup>  |
|         | 去聲：印 ?jin <sup>h</sup>  |
| 質韻重紐三等  | 微部入聲：筆 prjət 弼 brjət 密 mrjət 乙 ?rjət 肸 hrjət  |
| 質韻重紐四等  | 脂部入聲：必 pjit 匹 phjit 邳 bjit 蜜 mjit 去 kjit  |
|         | 吉 kjit 詰 khjit 一 ?jit   |
| 祭韻重紐三等  | 祭部去聲：剿 ngrjad 劇 kwrjad  |
| 祭韻重紐四等  | 祭部去聲：蔽 pjia <sup>d</sup> 敝 phjia <sup>d</sup> 弊 bjia <sup>d</sup> 袂 mjia <sup>d</sup> 藝 ngjad |
| 仙韻重紐三等  | 元部平聲：愆 khrjan 乾 grjan <sup>9</sup> 焉 ?rjan 權 gwrjan   |
|         | 上聲：辨 prjan <sup>x</sup> 辨 brjan <sup>x</sup> 免 mrjan <sup>x</sup>                             |
|         | 蹇 krjan <sup>x</sup> 𠵼 ?rjan <sup>x</sup> 卷 kwrjan <sup>x</sup> 圈 gwrjan <sup>x</sup>         |
|         | 去聲：變 prjan <sup>h</sup> 卞 brjan <sup>h</sup> 彥 ngrjan <sup>h</sup>                            |
|         | 眷 kwrjan <sup>h</sup> 倦 gwrjan <sup>h</sup>   |
| 仙韻重紐四等  | 元部平聲：鞭 pjian 篇 phjian 緜 mjian   |
|         | 上聲：編 pjian <sup>x</sup> 緬 mjian <sup>x</sup>  |
|         | 蹇 kjian <sup>x</sup> 遣 khjian <sup>x</sup> 蜎 gwjian <sup>x</sup>                              |
|         | 去聲：便 bjian <sup>h</sup> 面 mjian <sup>h</sup> 譴 khjian <sup>h</sup> 絹 kwjian <sup>h</sup>      |

<sup>9</sup> 這一部有跟舌根音諧聲的喻四字「衍」，原來李先生擬為 grjan，現在直接擬為 ran，並不衝突。

|        |  |
|--------|--|
| 薛韻重紐三等 | 祭部入聲：別 brjat 榻 khjat 傑 grjat 孽 ngjat   |
| 薛韻重紐四等 | 祭部入聲：警 phjiat 滅 mjiat 子 kjiat  |
| 宵韻重紐三等 | 宵部平聲：鑣 prjagw 苗 mrjagw 驕 krjagw<br>躑 khrijagw 喬 grjagw 妖 ?rjagw 囂 rjagw<br>上聲：表 prjagwx 矯 krjagwx<br>去聲：廟 mrjagwh              |
| 宵韻重紐四等 | 宵部平聲：飄 pjiagw 漂 phjiagw 瓢 bjiagw 翹 gjagw<br>上聲：縹 phjiagwx 眇 mjiagwx<br>去聲：剽 phjiagwh 驃 bjiagwh 妙 mjiagwh<br>翹 gjagwh 要 ?jiagwh |
| 侵韻重紐三等 | 侵部平聲：音 ?rjəm   |
| 侵韻重紐四等 | 侵部平聲：悒 ?jəm  |
| 緝韻重紐三等 | 緝部入聲：邑 ?rjəp   |
| 緝韻重紐四等 | 緝部入聲：揖 ?jəp  |
| 鹽韻重紐三等 | 談部平聲：鉗 grjam 淹 ?rjam<br>上聲：奄 ?rjamx<br>去聲：儉 ?rjamh   |
| 鹽韻重紐四等 | 談部平聲：厭 ?jam<br>上聲：壓 ?jamx<br>去聲：厭 ?jamh  |
| 葉韻重紐三等 | 葉部入聲：腌 ?rjap   |
| 葉韻重紐四等 | 葉部入聲：魘 ?jap  |

## 引用文獻

- Baxter, William H. 1992. *A Handbook of Old Chinese Phonology*. Trends in Linguistics: Studies and Monographs 62. Berlin: Mouton de Gruyter.
- Bodman, Nicholas. 1980. Proto-Chinese and Sino-Tibetan: Data towards establishing the nature of the relationship. *Contributions to Historical Linguistics: Issues and Materials*, ed. by Frans van Coetsem and Linda R. Waugh. Leiden: E. J. Brill.
- Chang, Kun (張琨), and Betty Sheffs Chang. 1972. *The Proto-Chinese Final System and the Ch'ien-yün*. The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Monograph Series A26. Taipei: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Academia Sinica.
- Coblin, South (柯蔚南). 1983. *A Handbook of Eastern Han Sound Glosses*. Hong Kong: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 Coblin, South (柯蔚南). 1986. *A Sinologist's Handlist of Sino-Tibetan Lexical Comparisons*. Nettetal: Steyler Verlag.
- Gong, Hwang-cherng (龔煌城). 1995. The system of finals in Sino-Tibetan. *The Ancestr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ed. by William S-Y. Wang, 41-92. 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Monograph Series No.8. Berkeley: 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 Ohala, John J. 1978. Southern Banta vs. the world: The case of palatalization of labials. *Proceeding of the Berkeley Linguistic Society* 4:370-386.
- Norman, Jerry (羅杰瑞). 1994. Pharyngealization in Early Chinese.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114.3:397-408.
- Norman, Jerry, and South Coblin (羅杰瑞, 柯蔚南). 1995. A new approach to Chinese historical linguistics.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115.4:576-584.
- Pulleyblank, Edwin G. 1962. The consonantal system of Old Chinese. *Asia Major* 9:58-114, 206-265.
- Pulleyblank, Edwin G. 1973. Some new hypotheses concerning word families in Chinese. *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1:111-125.
- Starostin, Sergei A. 1989. *Rekonstrukcija Drevnekitajskoj Fouologiceskoj Sistemy*. Moscow: Nanka.
- Ting, Pang-hsin (丁邦新). 1982. Some aspects of tonal development in

- Chinese dialects. *Bulletin of the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53.2:629-644.
- Wang, William S-Y. (王士元). (ed.) 1995. *The Ancestr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Monograph Series No.8. Berkeley: 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 丁邦新. 1984.〈吳語聲調之研究〉，《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55.4:755-788。
- 丁邦新. 1995.〈重建漢語中古音系的一些想法〉，《中國語文》1995.6: 414- 419。
- 丁邦新. 1997.〈重紐的介音差異〉，《聲韻論叢》6:37-62。
- 王力. 1980.《詩經韻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 平山久雄. 1997.〈重紐問題在日本〉，《聲韻論叢》6:5-35。
- 北京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 1989.《漢語方音字匯》（第二版）。北京：文字改革出版社。
- 北京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 1995.《漢語方言詞匯》（第二版）。北京：語文出版社。
- 何大安. 1983.〈變讀現象的兩種貫時意義——兼論晉江的古調值〉，《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55.1:115-132。
- 吳聖雄. 1997.〈日本漢字音能為重紐的解釋提供什麼線索〉，《聲韻論叢》6:371-413。
- 李榮. 1956.《切韻音系》。北京：科學出版社。
- 李方桂. 1971.〈上古音研究〉，《清華學報》新 9.1-2:1-61。
- 李方桂. 1976.〈幾個上古聲母問題〉，《中央研究院總統蔣公逝世周年紀念論文集》，1143-1150。台北：中央研究院。
- 周法高. 1945.〈廣韻重紐的研究〉，《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13:49-117。
- 周法高. 1989.〈隋唐五代宋初重紐反切研究〉，《中央研究院第二屆國際漢學會議論文集》（語言文字組），85-110。台北：中央研究院。
- 施向東. 1983.〈玄奘譯著中的梵漢對音和唐初中原方音〉，《語言研究》1983.1:27-48。

- 陸志韋. 1948.《詩韻譜》，《燕京學報》專號之二十一。北平：哈佛燕京學社。
- 梅祖麟, 楊秀芳. 1995a.〈幾個閩語語法成分的時間層次〉，《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66.1:1-21。
- 梅祖麟, 楊秀芳. 1995b.〈方言本字研究的兩種方法〉，《吳語和閩語的比較研究》。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
- 梅祖麟, 楊秀芳. 1999.〈閩語、吳語和南朝江東方言之間的關係〉，第六屆閩方言國際研討會論文。
- 董同龢. 1944.《上古音韻表稿》，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單刊甲種之二十一。四川南溪李莊：國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 董同龢. 1945.〈廣韻重紐試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13:1-20。
- 董同龢. 1952.〈全本王仁煦刊謬補缺切韻的反切上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23.1:511-522。
- 董同龢. 1960.〈四個閩南方言〉，《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30:729-1042。
- 鄭張尚芳. 1987.〈上古韻母系統和四等、介音、聲調的發源問題〉，《溫州師範學院學報》（社科版）1987.4:67-90。
- 龍宇純. 1970.〈廣韻重紐音值試論兼論幽韻及喻母音值〉，《崇基學報》9.2:161-181。
- 龍宇純. 1972.《韻鏡校注》。台北：藝文印書館。
- 龍宇純. 1989.〈論重紐等韻及其相關問題〉，《中央研究院第二屆國際漢學會議論文集》（語言文字組），111-124。台北：中央研究院。
- 謝美齡. 1990.〈慧琳反切中的重紐問題〉，《大陸雜誌》81.1:34-48。
- 龔煌城. 1997.〈從漢藏語的比較看重紐問題（兼論上古 \*-rj- 介音對中古韻母演變的影響）〉，《聲韻論叢》6:195-243。